

二



90153

華鳳超先生年譜

先生諱允誠字汝立無錫人舉天啓二年進士歸而受學鄉先達高忠憲公攀龍之門踰一年從忠憲公北上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是時魏忠賢與閣臣魏廣微等亂政方欲盡誅逐東林黨人凡士大夫爲世指名者悉置黨中先生將草疏以爭忠憲公力止之會楊忠烈公漣以疏劾忠賢得臯忠憲公與諸賢相次去位先生遂請告以歸崇禎二年赴補營繕司監督琉璃廠減經費銀數萬兩以繕城工南御史疏薦天下清官四人首劾先生姓名衆以爲允久

一

之擢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協贊郎中事於是溫體仁在內閣閔洪學在吏部兩人相表裏謀翻故時所定逆案一切是非進退俱不厭衆望先生憤然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吾非以養母引退卽當死職官下耳先上母老乞休疏不許遂直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數千言其末謂次輔與冢臣以同邑爲朋比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昏夜爲常加郝壁淵惟其所欲甚至芘同鄉則逆黨可因事係舉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皇上惡諸臣之欺欺莫大於此怒諸臣之專專莫甚於此厭諸臣之黨黨莫固

於此威福下移而舉錯倒置臣竊寒心疏上凡再奉旨詰責先生遂發洪學冒功冒蔭諸弊言益侃侃不阿且謂喪師辱國之王化貞何以不正法也潔已愛民之余大成何以不矜恤也唐世濟之黨護逃臣何以驟得美官也劉宗周之孤忠自立何以不登啓事也時體仁方擅寵中朝見先生疏者悉爲危之先生亦自分禍及然帝意頗悟僅奪俸半年是後釋大成誅化貞而逐洪學最後世濟下獄體仁亦竟罷去訖如先生言其年竟以終養告歸歸十二年而弘光主卽位於南京始調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尋改驗

汪傳二

封到署甫十有三日復引疾歸凡通籍二十餘年立朝不滿五載其剛方蓋天性也中間疏爭者率國家大計而訖未究其用知先生者惜之自諸生時讀忠憲公心性靜坐諸說卽深信不疑及從公游造詣益深遂公旣歿先生發明高氏之學歸然稱東南大儒蓋忠憲公之後一人而已平時閉門家居有司罕識其面尤爲巡撫都御史張公國維巡按御史祁公彪佳所重每先生至吳門兩公必先造舟虛心咨訪焉先是周延儒再召過無錫迂道詣先生門且屬其私人傳語許以殊擢及在南京馬士英亦詣門如

延儒然先生俱不報謝也先生嘗論經有曰易者聖人之體春秋者聖人之用又論爲學曰居謹歛之時常自收歛常自鎮靜處闕宗之地常自震懼常自生發其所得蓋如此 本朝順治五年避地鄒氏鎮標兵猝至先生以不薙髮被執送抵江寧諸滿漢官咸集並以緩言款先生先生植立南向舉手曰二祖列宗神靈在上允誠髮不可去身不可降乃遇害年六十有一是日天大雷電晦冥風雨驟至父老見者相語曰此不要錢孽吏部也無不歎息泣下從孫尙濂從先生歿僕薛成聞先生執長慟不食先一日

汪傳三

歿僕朱孝聞訃亦號哭立歿十五年縣人作神主祔東林道南祠學者因先生自號尊之曰鳳超先生

前史氏曰余聞先生之當鼎革也間指頭上髮歎曰畱此必賈禍然吾食祿先朝去之無以見故主地下此其定志久矣嗟乎忠憲公授命於前先生又仗節於後所遭之變雖殊而就義則一也不負所學誠哉是師是弟子云

嗚呼君子之能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未有若先生之至者也初先生從高忠憲公游甲子同北上目睹豎賢竊柄黨禍將作遂拂衣而返迨烈皇踐阼始入都會疆場戒嚴先生以工部營繕司守德勝門露宿霜艸時上微行顧問左右知爲司官華某霽色嗟賞已又以先生所製懸簾獨修廣有稱職之褒焉蓋先生盡瘁聖朝受至尊知遇若此旣而時事日棘疏言三大可惜四大可憂中及柄臣之不職與中消蠹橫者奉旨切責先生疏對明晰旋解職歸

嚴詩一

里門越十有餘年至甲申之春炎精運極天宇塵飛北都旣傾南甸冊立先生于是時不得不出卽又不得不歸出者忿國恥之未雪而思得當以報先皇歸者知鈞黨之將再作而思退舉以全吾道也乃自先生旣歸一時擁戴諸臣汲汲然翻三案摧東林遂使東南半壁不亡于強敵不亡于悍藩而亡于崔魏復生之手君子于是知大厦將傾果非一木所支而先生之知幾遠遁爲不可及也然先生亦用是抱床頭易以老矣不意造物者必欲彰闡完節不使之終老于鳶湖之濱竟出而以強項秀髮慘死白下遂

與古之張顏文陸近代之楊左諸君子等噫吁咄哉吾聞
之學者有畏死之心固足以傷義有求死之心亦足以累
道乃今觀先生犯顏諫諍非畏死者急流勇退非求死者
而卒不能不底于成仁取義之域然則先生之於死也畏
乎求乎由此以觀不但偷生匪類不足望先生卽孟氏所
謂死傷勇之流恐亦不可與先生同條而論矣余小子故
曰盡道而生盡道而死未有若先生之至者也乃若先生
之死法則亦古未有其倫焉翟義起兵三輔先生無其衆
文山開府信陽先生無其權庶幾扁亭止水魄可安矣然
而死不激烈否則嚼齒怒罵憤可鼓矣然而死不從容于
是表剛風于砍頭陷胸之時留靜氣于呼天無言之際使
天下後世之聞其死者或曰威武不屈或曰橫逆不較或
曰涵養氣節合并而歸乎一其亦無不可也嗚呼先生斯
非所謂藏身之固者歟先生姪孫尙濂亦以保髮從難夫
先生赴薄時觀者無不咋舌引退而同聲之和乃在家門
先生其亦可以無憾矣

嚴詩二

彌宗養士恩皇唐末流士氣偏消藏蕙茅不擇凡與香風

唐氣絲可松剛惟公勤保冬春芳改柯易葉良不遑責人

恒約責已詳忠孝獨辦雙肩當風霾忽起塵飛揚大事安
敢臨時商慨赴建業江雲黃矢畢平生孝陵旁膝如鐵柱
森嚴霜口如結囊掛堅墻挺刃酷烈都相忘有目惟視天
蒼蒼浩氣倏忽昇九閭尸膏野艸誠何妨邇公爲宦兩紀
長出處語嘿俱吉祥何至頌白壽始康過涉滅頂遭凶殃
非凶非吉理有常君臣同難情亦償五年欲死婁中腸時
至豈使初心傷藉手斯髮報我皇誰謂所爭真微茫更羨
姪子志慨慷弱齡從難何昂昂鐫公家乘增一行書之史
冊同輝光自嗣厥後義問章孝子祠下添芬薌道南俎豆
今煌煌公魂亦得偕翱翔公屍昔日橫帝疆可曾一見忠
臣方國初有方公國亡死無衆寡同尊王一始一末扶三
綱乃知烈士亦有雙雨花臺畔祠蒼涼我今望之英風長

明奉直大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豫如華公墓誌銘

明華人鼎華
隱居不入城徐

枋後齋

公諱允誠字汝立贈承德郎戶部主事諱恩爲高祖瑞州
守諱舜欽爲曾祖四川叅政諱啓直爲祖而贈奉直大夫
吏部驗封司員外郎諱復吉稱二菴先生者則公父也姓
華氏華氏本子姓系出春秋宋戴公後有孝子寶顯於晉
家常州之無錫遂世爲無錫人焉二菴先生有三子長允
謀仲允誼長舉孝廉仲舉明經並以學行稱于世而公則
第三子也兩兄於公俱十年以長二菴先生庭訓素嚴而

徐志一

督課公爲尤切乃公未弱冠而二菴先生卒公哀毀骨立
從兩兄執喪百事盡禮弔者驚嘆而母秦太宜人世所稱
賢母也一以二菴先生之所以督課公者教公而命公從
兩兄學公孝友天植至性過人痛父之志仰母之訓事兩
兄如嚴師入孝出悌篤學力行磨礱涵濡步趨繩束家庭
之間無踰尺寸一時文行爲世所推識者以大人先生期
之人世之榮不爲公羨也辛酉舉千鄉天啓壬戌卽聯第
春官時相國賀文忠公官翰林分較禮闈爲所得士先是

東林倡起絕學天下學士翕然宗之東林者卽高忠憲公

及錢啓新先生諸賢講學之所也公諸生時卽受易於啓
新先生旣成進士復北面從學于忠憲公忠憲授公以主
靜之學公易學素精澄心潛體動靜語默一本乎易資之
旣深出之亦粹格致閎功馴至無間而復證之于忠憲之
心傳卽濂溪周子所謂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
者于是公叅學精密力行完堅事親無遺孝事君無遺忠
臨財嚴于一介臨敵勇服三軍當雷霆而無懼罹刀鋸而
不回無非此矣忠憲還朝公從行謁選授工部都水司主
事忠憲官左都御史而時逆瑞方釀禍忠憲卽去官公亦

徐志二

遂歸里崇禎元年逆瑞伏誅諸正登庸公進補營繕司員
外郎受命督審厥事額發帑金數十萬故事受事者羨什
一公洗手奉公銖黍無染而賦給均贍工役奔命于是陶
埴精良經費減省其有羨鏹代償前官之逋而且儲以爲
後費焉凡諸司事係金錢而與內臣交關者諸闈必藉口
糾督于請無所不至卽素號強項者亦多曲從之公獨始
終一無所徇旣而敵薄都城百官城守公分守德勝門敵
首衝德勝勢莫能支而公盡瘁守禦料敵應變知略輻輳
出奇無窮於是器仗獨完瞭望獨審吏士獨用命時上爲

微行以歷觀登陴者傳諭德勝門守備嚴整頒賞銀若干
兩而逮治懈事公素清羸若不勝衣而盡瘁四十餘日手
口交作晝夜無息而精神益勝其忠誼如此旣復遷兵部
職方司員外郎協贊郎中事職方樞曹之要職也爲天下
武弁苞苴之數及公受事公私饋問一槩禁絕卽分所應
有亦痛絕之時公有所感慨固請終養不允于是公慨然
曰吾旣不能退而全身以養母則當進而死職官下此吾
心也亦吾親之心也遂拜疏直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數
千言謂以聖主圖治之盛心爲諸臣鬪知之捷徑爲可惜

徐志三

以多士修職之精神爲小夫趣辦之能事爲可惜以興邦
啓聖之日時爲卽聾從昧之舉動爲可惜而刑罰不中斧
鉞無威可憂也是非共蔽忠讒互淆可憂也貪競成風羞
惡盡喪可憂也奸罔薰灼正氣消靡可憂也而疏中直糾
烏程相溫體仁及冢宰閔洪學閣部朋比阿黨市權遂奉
嚴旨切責責令回話故事詰責爾爾嘗逮問重則詔獄輕
則司寇無或免者舉朝爲之震慄而公再疏三疏言之益
切爭之益力至欲追理洪學所冒之軍功追奪洪學所叨
之恩蔭而詆訶體仁紵臂塗顏廉隅掃地通衢露布徧體

瘡痍讀者無不吐舌而不知公之忠誠已默荷主知矣公
僅奪俸半年而疏中所陳徐見施行幾無一不如公之請
者旋罷閔洪學體仁亦去位閣部爲之肅清當是時公直
聲震天下先是公爲營繕而却帑金之羨數萬爲職方面
概絕武臣之間遺南臺韓涇垣疏舉天下清官四人最列
公名一時公清名滿天下及是疏出而公之直聲復震天
下焉于是天下無論知與不知咸想望公丰采咸謂若公
者所謂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也若公得位行道庶幾天
下不難平治乎而公復以終養得請歸矣時崇禎五年也

徐志四

公年垂五十而身就子舍怡怡色養伯兄旣捐館惟與仲
兄朝夕佐佑極養堂之歡至太宜人八十之年而病危復
安氣絕復蘇爲人世所未有爲史冊所罕見焉旣居太宜
人喪而喪過乎禮幾至滅性嗟乎五十而慕僅於公見之
矣甲申三月之變烈皇死社稷公痛憤不欲生南都旣建
起公爲吏部文選司員外郎懇辭不允旣復轉驗封司公
旣就官其清節愈峻初荆溪相周延儒之再召也投刺邀
公約公一見當殊擢公固不往并不報刺至是而權相亦
及公門公竟不報謁旋卽請告歸在署止十有三日耳於

戲始公之出志在興復及見事無可爲故見幾過往不俟
終日迨歸而南都亦隨陷矣公時死志已決而欲得死所
巍然全髮屏居墓田迨戊子春國變三年而公爲故國之
完人時復避地鄉僻依至戚鄒氏會鄒氏有家難被縛疾
呼公公曰此必爲我也今正我畢命時矣遂肅衣冠而出
姪孫尙濂卽鄒氏壻亦以全髮被執至吳郡見撫周伯達
伯達婉轉勸公以薙髮公絕不爲應及至金陵詣訊所公
箕踞坐尙濂亦坐旣而蹶然起公問曰何爲濂曰濂志已
決死但恨極欲言無可語耳公曰男兒至此惟清爾心括

徐志五

爾口濂曰諾旣而問者咸集或勸公如伯達公背立面南
舉手指天曰二祖列宗神靈在上我髮不可去身不可降
訊者雜語移時公閉目坐地遂罹慘毒公了不爲動臨難

神色如平時濂亦終不薙髮以死時戊子四月十四日也
初公旣事高忠憲公得忠憲心傳心悅誠服身體而力行
之而忠憲亦知公至謂公爲生知安行逆璫之禍忠憲拜
疏自沉獨貽書於公以後死絕學之系屬焉及公從容殉
義實與忠憲無異而相國賀文忠公旣得公于闡中亦以
國士遇公而文忠亦不屈于賊身死國難者也噫亦異矣

原歷五
年丙午

公元配談宜人柔淑約素與公同德一心聞闈之際肅如

賓師公盛德不勝書而其腆蒸嘗飭滫瀡絕甘分少讓產

捐資行之無少阻亦得談宜人之助為多公遭難宜人將

身殉之既不得死矢心竺乾之教蔬食布衣十九年如一

日歲丙午八月朔臨命正衽西向危坐而逝尚濂婦鄒氏

年十九聞變遂自經亦以救解宜人哀而敬之撫之終身

焉公生於萬曆戊子二月三日年六十一殉難宜人生于

萬曆丁亥正月三日年八十壽終合葬龍山擔鈞塲子三

衷恒衷恪衷謙皆為邑諸生公有妾二人吳氏濮氏痛公

徐志六

忠死誓無二志竭力殫誠以善事談宜人寔後先談宜人

以死而公之僕薛成者公被執卽長慟不食先一日死僕

朱孝公凶問至號泣立死噫是豈偶然哉是豈偶然哉故

公生之時而有神像卓立之徵及公死之日而有烈風雷

雨之變也於戲公卽當世所稱為華鳳超先生者也晚更

自號豫如銘曰

公事忠憲志起絕學克紹心傳為時先覺敦倫盡性不愧

不忤公精易學觸境皆宜譬如歲功寒暑隨時如水在地

惟所用之為川則流為澤則潏所以公身無施不可夷險

晦明進退去取動皆探如况于生死可死而死神形以完
髮膚全歸忠憲心傳我先文靖亦完膚髮首殉大義綱常
昭揭公實一揆同光日月我今銘公雨淚飲血維此血淚
千秋不滅



徐志士

華鳳銘先生小像



乾隆四十一年奉

旨賜謚節愍

公墓在錫邑羗字號九龍山擔鈎塢與周文恪公諭
塋比鄰周墓在南公墓在北計山糧四畝二分并在
華孝祠戶內辦糧查邑志及江南通志所載俱稱在
石門者係屬譌誤

明季建言諸臣黨同伐異陰擠奧援毛舉已往之疵臚陳不切之務若夫剴切正大實從君國起見不以一毫私意與焉者則先生三疏其選也其尤切要在論推撫一節天下有事所恃以維國體繫人心彈壓奸雄聯絡刑勢在方面大臣乃閣部爲人擇地不爲地擇人推轂未幾債轅迭見嗚呼此實天下所由亡而先生逆視其勢所必至不惜爲主上痛哭陳之也先生爲人鎮靜有威重居鄉密授計擒劇盜縣令尉不及知也官水部時京師戒嚴分守德勝門勤事見褒賞及在職方憤疆事日蹙欲清正本以強中樞其言如良醫視疾洞識標本當宁盱食拊髀有無材之歎而先生白首郎署不一展其折衝禦侮之才世謂先生以一死完節又謂其以理學重夫徒死非先生志而其學亦豈空疎無用者比尙論之士誦先生言參考其時勢當爲之彙歛太息也

華吏部鳳超先生贊

陳貞慧

爲須賈髮范睢擢之爲荆軻髮白衣泣之爲彼都人士之如蠶耶爲盧蒲嫫之心長耶終不如先生之種種者爲張

睢陽齒而爲顏常山舌

族祖節愍公理學名儒忠貞亮節載諸史冊者固已炳

然天壤間而年譜所紀尤爲詳盡其版片在鷺湖後

裔有年矣蠹蝕尠腐十有一二嘉植取而貯之書塾

中修補完好復繪刻小像並訂正前人志載墓道之

譌又增入陳定生陸鐵莊兩先生贊跋語刷印布送

俾閱者知明史所載尙多未備欲考公之生平事

蹟皆可於是編求之不勝於史帙浩繁哉

道光戊申三月族孫嘉植敬識

見錫金識小錄

先生遺命子孫不得預試後孫王澄即凝修登己卯鄉

薦報捷之辰舉家聞中堂震鄉音聲甚厲己未偕其從

兄勤赴會試中途欲還謂從兄勤曰昨暮夢吾祖怒甚懼

不測卒不果既舉進士選知麗水縣赴任登舟見祖立鸚

首血淋漓王澄驚爲倒不省人事王澄至夜語喃喃不可辨

辛舟中先生英爽不泯如此

鸚音逆水鳥也似鷺而白

奉直大夫吏部員外郎豫如府君年譜卷上

從子 衷黃述畧

同邑後學張 夏叅訂

孫男 王澄補編

吳郡門人王 佶較閱

五世孫 坤重較

明萬曆十六年戊子二月三日丑時府君生

府君諱允誠字汝立號鳳超晚更自號豫如姓華氏系
出春秋宋戴公戴公之子考父說食邑於華始以邑爲
氏晉有孝子實受旌典顯於錫邑宋都尉榮孝子十八
世孫宦大梁留家焉三傳爲三一府君原泉靖康時扈

年譜卷上

一

蹕南渡復居錫之隆亭是爲第一世祖七傳至都事淳
二府君鉉早卒配陳元至正間旌節表閭淳二生栖碧
府君幼武有黃楊集行世栖碧生貞固府君宗韡研精
易學明初累徵孝廉明經儒士俱辭不赴著慮得集自
隆亭徙鷺湖是爲鷺湖始遷祖歷四傳至贈承德鄆戶
部主事愚坦府君諱恩爲高祖嘉靖辛丑進士江西瑞
州守余溪府君諱舜欽爲曾祖嘉靖壬戌會魁四川叅
政豫菴府君諱啓直爲大父兩世廉宦所至以德政稱

邑庠生累贈奉直大夫吏部員外郎二菴府君諱復吉

則府君父也配秦封太安人贈宜人生子三長孝廉燕
超公允謀次貢士龍超公允誼並以理學重於世季卽
府君生於鳶湖世居之善慶堂生未彌月猶公夜夢至
神廟堂陞巍煥神像儼肅瞻仰久之神忽竦然起曰吉
人來矣贈公驚顧左右乃乳媪抱府君來也覺而異之
十七年巳丑二歲

十八年庚寅三歲

十九年辛卯四歲

二十年壬辰五歲

年譜卷上

二

二十一年癸巳六歲就外傳

受業從兄澄宇先生舉止凝重穎不外露初授讀艱於
貫句先生嚴責之同學乘間問故府君曰吾每讀一字
必嘿思其點畫如一大字何以一晝加撇捺而成大思
而不得下文再讀不去矣先生聞之喜曰此子夙根必
曾參過太極圖者

二十二年甲午七歲

二十三年乙未八歲

二十四年丙申九歲

二十五年丁酉十歲

贈公課宥君極嚴早晚必親糾考一不當輒與夏楚一日焚府君書勃然曰旣不能讀退而牧牛卽擯置田舍伯父叱瞻公見之諷贈公盍少寬贈公曰此子弟賢不肖所關雖欲不嚴不可得叱瞻公乃攜宥君至家侍讀于族叔祖靜菴先生爲解說書義輒心解每發奇思以問講至孟子囂囂章忽問曰第一句便用亦字何說也先生大奇之

二十六年戊戌十一歲

年譜卷上

三

受業靜菴先生始讀綱鑑未及時藝也一日晚侍贈公從容起問曰君子求諸已應如何破贈公曰汝試破來府君起應曰聖人論君子無求于人者也明日復從伯兄燕超公索題得禹八年于外二句遂舉筆云聖臣不顧家勞于王事也府君一生行已峻潔事上忠盡兩破若自爲寫照矣

二十七年己亥十二歲

二十八年庚子十三歲治舉業

受業同邑王心所先生攻文章秦念橋生凡生素負知人

鑑一見學節謂此等器識當不僅以文章名世也

二十九年辛丑十四歲

三十年壬寅十五歲

贈公自諫府君謂儒業論其流不論其佳口當屏一切嗜
好專精神爲之有汝大父法程在復戒口學術純疵只
爭爲己爲人義利去存之界須從初斷謹持方寸百
尺竿頭曰毋比小人始府君聞言凜然自此益嚴于義
利之幾罪正之防矣

三十一年癸卯十六歲 八月五日贈公卒

年譜卷上

四

仲兄龍超公赴秋闈贈公偕至金陵病卒旅邸府君至
性過人衣慟欲絕從燕超公徒跣迎櫬歸喪事盡禮太
宜人撫而戒曰若知爲孤子視凡爲子者其難百倍乎
往者慮課責太嚴今安可得矣汝其夙夜匪懈厚自砥
礪庶無負爾父責成苦心若或不震不悚甘自淪廢使
貽我未亡人憂念之哉乃命兩兄兼課之日侍總帷讀
晨夕必再三提命府君痛父之志仰母之訓事兩兄如

嚴師

三十二年甲辰十七歲在制

澄江周銀河先生鴻才邃學以藝相質者雲集館于叔父杞雲公所府君受業門下先生課藝必糊名定殿最不以成見爲後先每會輒冠其曹

二十三年乙巳十八歲在制 十一月服闋

三十四年丙午十九歲

三十五年丁未二十歲

三十六年戊申二十一歲補長洲縣諸生

錫之鶯湖界蘇郡長洲縣吾華氏多寄籍者時山陰夷度祁公承燦尹長洲試儒童擢府君第一謁見有國士

年譜卷上

五

之目卽令子彪佳兄事府君椒蘭同臭相勉相愛後同舉進士且先後同徇國難

十二月娶談宜人

宜人爲澄寰公女太學信余公孫女年二十有二來歸府君首以孝敬相敦勉房闈靜好肅如賓友時叔季兩妹相繼出閭無以備裝送府君恐憂太宜人勸宜人出嫁時裝佐之宜人從焉

二十七年己酉二十二歲

府君館從兒竹所家得館穀悉以公內外費不少私

三十八年庚戌二十三歲

三十九年辛亥二十四歲

四十年壬子二十五歲廩學官

江夏芝崗熊公廷弼董江南學政最嚴識拔皆極一時之選擢府君第二受餼學官每歲廩給悉以進太宜人

四十一年癸丑二十六歲

四十二年甲寅二十七歲

四十三年乙卯二十八歲 十月六日葬贈公於長寧阡

叅政公塋之穆

年譜卷上

六

四十四年丙辰二十九歲受易學於毘陵錢啟新先生

燕超公延族叔認菴先生課子府君日從聽講因師事焉認菴因爲介紹見毘陵錢啟新先生先生授源編匯編及管見像抄續抄諸書曰充塞天地渾是心體渾是人像格致精敏自有豁然貫通處府君易學本自家教此時聞言會心歸而鍵關讀易以所授諸書默識澄叅食息寢興無非是易

八月聽講東林

得高忠憲公靜坐說心性說讀之始悟心學性學之辨

氣靜理靜之殊反觀內省深信不疑有必爲聖賢之志
十月同伯仲兩兄舉家會

忠憲先生與素衣吳先生荆溪恕行儲先生咸集焉

四十五年丁巳三十歲正月稱太宜人六十觴 三月舉

家會 九月復舉家會

四十六年戊午三十一歲

四十七年己未三十二歲

四十八年 八月以後

泰昌元年庚申三十三歲 十二月會葬錢啟新先生

年譜卷上

七

天啓元年辛酉三十四歲

時族有構訟者燕超公

一夕府君從兩兄

侍太宜人晚膳語次稍置是非太宜人悅曰大兄中

過鄉榜縱不能上進不失爲舉子汝兄弟兩人秀才耳

不閉戶讀書欲置喙戶外事此頂儒巾施施在頭上動

搖矣不怕貽我老人羞乎府君聞言悚仄無地不禁淚

盈盈兩睫間潛起掩袂卽復入侍坐顯若命之退乃退

於是益發憤讀書

月鄉試中式

府君素不問家產居恒備極澹泊或日啜麩粥讀易齋
中怡然樂也秋當應試橐且若洗欲不赴伯仲敦迫勉
就試闈牘攄所獨得胸中易理隨處發揮爲珍甫章公
允儒所器賞首薦主考報至日值太宜人壽誕有家宴
府君終席肅穆處之澹然

十一月從伯兄公車北上

三年壬戌三十五歲 二月會試中式

會牘出對揚賀文忠公逢聖之門公江夏人人稱賀夫
子諸行事必齋沐告天入闈伏禱于天願得真士報國

年譜卷上

八

夜夢神語云明日闈第一卷真士也公瞿然起遂於眾
中拈府君卷大契合有吉人之評撒棘後晉謁見府君
淵淳岳峙言動合道益信神語有徵是年元爲竟陵劉
仕徵亦出文忠門同事者舉以相慶文忠曰仕徵良不
愧衙門前輩而此中更有一士他日當爲國家倚賴蓋
指府君也後癸未文忠成仁于楚中戊子府君盡義于
白下論者服賀公知人而府君不負所知云

三月殿試賜進士出身觀都察院政

上萬言策極言君子小人之分天理人欲之界謂君心

之爲理爲欲曷從而辨辨之于敬肆之間惕然而慮者
卽天理率焉而動者皆人欲在朝之君子小人曷從而
別別之於順逆之間直言敢諫不難忤上之意者必君
子阿諛曲從一味逢上之欲者必小人又言天下之患
不在乎邊境而在于禁庭不在乎強寇而在于近習近
習之臣上則蠱惑君心能使人君不樂忠士之讜言而
溺私讐之鄙態下則招集權勢所喜則擢置清顯所惡
則公肆擠排一或墮其術中而內權日重外權日輕貨
賂公行邪佞充塞所累於聖治不小高皇帝令此輩但

年譜卷上

九

供掃除之役不許干預政事聖慮至遠祖訓至嚴惟聖
明留意時天下大權寢歸宦寺府君識秉幾先侃侃入
告俱切中腹心大患未幾瑞禍蔓延流毒天下策語若
操券而是時閱卷官驚相謂此新進書生作何語耶竟
不獲進呈置第二甲

聽講于首善書院

時吉水鄒南臯先生關中馮少墟先生同長西臺主講
壇而吾邑忠憲先生以卿寺分預一席燕超公偕府君
往受教每會輒洗心滌慮馮先生有言身不妄動易心

不妄動難府君當下自省曰心不妄動不易身不妄動尤難蓋真實體驗語也

八月乞假歸

有以鹽策持千金乞居間要津者府君自矢進身伊始必打破義利一關立定根脚乃可望向上一諦急揮之曰毋污我旣遣去認菴先生在坐笑謂府君曰情不礙理似亦無害府君曰若說人情便非天理其間不容毫髮先生曰得之矣

九月受學于高忠憲先生

年譜卷上

十

府君之于忠憲先生也東林會則與首善會則與鸞湖家會則無弗與數年以來實信得程朱嫡傳在是心師之尚未執贄也至是謂認菴曰某于高先生私淑已久然不得其門而入所見終未親切幸爲介紹而北面先生認菴引謁忠憲忠憲授以主靜之學謂聖學入門無踰靜坐靜坐非冥然寂守正是凝然恨極又曰凡事只須盡心不容着相盡心是理着相是欲又曰精神不足之人當以定心氣爲第一義心氣常定則雖勞不受累

惟怒最害事臨時多不自覺事後思之往往有過當者

能以靜功調養當漸和平府君書紳不忘一日徒步
謁忠憲揖別門外遇新貴乘軒過摘破府君衣幾露肘
府君神色不變舉止自若忠憲私喜曰此天成道器也
非心體潔淨那能若是

三年癸亥三十六歲

四年甲子三十七歲 三月赴京謁選從忠憲先生行

自喜得所依歸收拾身心默默于靜中叅印必要尋個
入頭處師弟相對時或講究時或危坐舟行江河洪濤
駭浪都付之無有益忠憲無行不與府君隨事精察真

年譜卷上

十一

同孔顏之樂矣

過淮陽隨忠憲先生講學于王心齋祠

過寶應隨忠憲先生講學于范文正公祠

時燕超公教諭寶應倡明理學府君從忠憲往候遂留

講學

六月至京

府君與忠憲各寓一廛仍朝夕過從忠憲患瘧府君日
侍起居微窺忠憲絕不異平時澄然太虛自若也當下
有省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益可以觀矣忠憲亦寓書吳

素衣先生曰鳳超整齊嚴肅殆若性成又許爲生知安
行宛然性象深爲吾道之幸

八月除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

班役見府君叩其食指幾何日給幾何班具以告府君
分俸銀倍給之班役叩首謝府君曰汝曉我倍給意乎
京中線索出自若輩牽引每每構外事輸情于內構內
事輸情于外不過欲得錢以養家耳今倍汝家用若復
構事生端不汝恕也班承命自工部歷兵部不敢有纖
毫事關說

年譜卷上

十三

覃恩授階承德郎贈父承德郎封母太安人配安人

府君甫入仕卽沾恩典曰皇恩浩蕩真同覆載但值國
家多事何以報萬一時副院楊忠烈公漣疏論魏忠賢
二十四大罪被重譴鄒馮左魏諸君子不安其位閣臣
魏廣微等乘間傾陷正類忠憲尤群奸所忌坐以黨魁
府君義形於色有奮志除姦意忠憲曰吾子姑留此身
待用異日不必盡入其網乃止

十二月乞假歸

忠憲之去官也府君送出都門慨然曰某骨氣懦弱未

能有所發抒且作歸計閉戶讀書三四年以觀時變非獨時宜亦素心也忠憲首肯至是得請亦歸

五年乙丑三十八歲正月抵家 七月喪伯兄

府君歸里燕超公亦謝職家居伯仲季怡怡奉母未幾燕超公歿哀悼如失左右手親爲含殮覓地營葬皆率姪爲之自始喪以迄窆穿痛兄憂母心力兼盡觀者爲之惋惻

十月清理役田

役田三千畝始於嘉靖間瑞州守余溪府君及學士鴻

年譜卷上

十三

山公創置以紓南延一區貧族糧長之困歲久弊生府君力爲清理徵收有法給予有經辦役贍貧人情愜服後因甲申國變遂爲族人所散

六年丙寅三十九歲 三月哭高忠憲先生

忠憲旣歸閉關水居自稱湖上老人謝絕親友人罕得見其面惟府君至則架小橋延人相與講求性學及聞逮拜表自沉貽書別府君曰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問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忠憲此時蓋以後死絕學之系屬之府君府

君序忠憲年譜至此喟然筆之書曰先生固以微言相示矣 忠憲歿明日而緹騎至府君偕郡守曾公輩竭方周旋後奉有追寃漏洩根因之旨復致書都下同志而高氏卒紆于難

七年丁卯四十歲正月稱太宜人七十觴

三月講學于吳素衣先生齋中

自忠憲歿後惟與吳素衣先生爲心契因爲仲子

卽澄父

委禽于善甫公女

卽澄母

素衣先生女孫也訂姻日遂留

其家講學竟日

年譜卷上

十四

崇禎元年戊辰四十一歲

二年己巳四十二歲 四月赴京候補

逆璫伏誅諸正登庸府君赴京行至淮安一篙工病篤衆欲棄之途府君不許留至黃河口爲覓棲托地給以盤費竟得無恙

五月補營繕司主事 七月至京赴部陞員外郎督琉璃

廠

時南臺韓涇垣疏舉天下清官四人首列府君名及程

國祥鄒維璉張瑋朝中稱天下四清府君惕然自反曰

能無愧此四字否能無愧此三君否因致書龍超公戒弟姪輩纖毫勿與外事乃見相成至意

琉璃黑窰差額發帑金歲十六萬府君備一小冊出入自記不假手吏胥選料如式給直以時百工效命于是陶埴精良經費減省代償前官之逋七千有奇復餘三萬金或勸以餘數入告當得不次擢府君曰餘帑偶爾若入告上或追摘前任之多費或減額而累後任以不支烏可以今日之偶贏定前後之浮縮乎乃以羨金給修城上窩塚及城外通舖餘悉封貯司署厥後京師戒

年譜卷上

十五

嚴府君分守德勝門兵民城守者因窩塚預葺不受雨雪淋漓之苦共服府君綜理之密焉 厥中一柴戶免人居間欲脫已僉他人府君廉得其實曰汝以三殿工興資緣致富欲免已而累貧乎凡柴戶闕少一應責成不許波及貧者 時諸閹肆橫每到厥溷瀆其事係金錢與內臣交關者藉口需索無所不至府君嚴正待之始終一無所徇一吏負爲東廠拘繫吏乞名刺往救府君不可曰汝第具詞前來命移檄詣廠攝之竟得釋

略云臣師故左都御史高攀龍學以復性爲宗以知本爲要以立志爲基以敬義夾持爲功以天人一貫爲至講求于孔孟程朱之學實踐于綱常名教之大取義成仁至死不二此等學術實賴聖祖神宗培養以至于茲方之本朝崇祀諸儒如薛瑄胡居仁輩可謂後先輝映而世道人心匡扶不小皇上以堯舜之資樂堯舜之道工警蒞蕘無不嘉納典謨經傳無不博覽而所日夕冰兢者則又不在詩書政令之末而在幽獨隱微之地一則曰清心寡慾一則曰虛公無我卽此兩言而臣有以

年譜卷上

去

窺皇上之深于學也斯用人行政之本也雖然欲幾易萌已見難化戒懼稍弛未必無竊發之竇聰明過用或反滋偏蔽之端忠邪之介未清或以混淆爲公普上下之情微隔或以猜貳爲精明虛公兩字殆難言之而臣竊見皇上之心方乾乾焉日進而無疆也且皇皇焉若有求而弗得也嗟嗟使臣師而在今日知必爲皇上啓心沃心以孔孟之學佐唐虞之治當無難者而惜乎其不遇也臣竊歎學問如臣師德行品識如臣師忠貞雖露其一端經綸未顯其大用徒令爲成仁之逢比而不

能爲應運之臯夔此臣之所深痛也頃者蒙恩優卹備至且特褒曰孤忠遂學秉節正終天語煌煌若揭日月臣師之身雖死而臣師之道亦幸不泯矣乃臣更比例薛瑄諸臣以從祀請者竊謂國朝理學一脉先臣曹端實開其始臣師攀龍實集其成宜與薛瑄諸臣並祀孔子廟廷使天下曉然知正學之所在以破除功利激發秉彝其有光于聖治有補于聖教豈其微哉 疏旣具會杜掌科先言之而未允仲兄自家貽書云從祀一疏斷非今日所宜言無論側目者必以門戶相詆卽在

年譜卷上

七

同志中有灼然確見以爲當然者幾人哉區區之意以爲吾弟旣身任之宜察二三同志中深知先生之學者相與極意表章使先生之學大明于世而後可議及此比之目前一疏爲力更難擔子尤重非畏首畏尾之言也府君得書曰先生之學已煥如日星從祀不在今日必在異日所爭蚤晚間耳所以汲汲者以爲當聖明之世何可以此等盛舉讓之後人然而表章一說自是某身上事且留此稿徐觀機會耳乃不果上

十一月奉旨分守德勝門

邊警告急督師袁崇煥不扼薊門以西提兵間道入京致三輔蹂躪上赫然怒逮崇煥下錦衣獄祖大壽不用命關寧失守京師戒嚴傳旨列曹官上城分守府君守德勝門首受攻勢莫能支府君盡瘁守禦於是器械獨完瞭望獨審吏士獨用命時上微行顧問左右知爲司官華某霽色嗟賞已又以所製懸簾獨脩廣有稱職之褒焉 時各城所發懸簾狹小單薄不堪用倉卒不及另製府君立給價疾收舊褥故絮密紉之修廣如式刻

年譜卷上

六

期完辦而他門多以懸簾不整嚴旨切責同舍郎四人各廷杖有斃者

城門大鐵闌繚以絲繩爲啓閉每條發金六十兩吏以黃絲應府君怒倍責之僉訝其過峻乃復增直命用白絲闌下上如意啓閉便之以前所棄黃絲間試則繩縮而闌不開幾至敗事同事者始嘆服

一日遙見軍塵起守陴者欲發砲擊之府君力持不可曰門以外豈皆敵也及至果援兵府君一言全活萬計方上之幸城也廷僚未有知者一中涓突如造焉忽皇

車幽鞬殷殷其雷中涓起曰皇爺過衆面色若土而府君無驚色明日同舍郎來方共飯忽較尉奉駕帖鉗鈇同舍郎出走靡不股栗而府君無懾色旣奉旨德勝門差可觀頒賞銀僉手額賀而府君無喜色

本司盤互冊關合戶兵兩部典吏忽失去惶怖請死府君不急譴給吏筆札口授吏書往勒兩部無少謬咸嘆爲神

府君平日素清癯靜養節食僅克自持聞警以來精心供職纖細必親所司事視他部雜沓府君兼職繕治無

年譜卷上

七九

不敏捷時值隆冬夙夜立冰霜中四十餘日不懈

三年庚午四十三歲正月奉旨回部敘城守功加俸一年頒賞銀二十兩

府君卽以所頒賞銀製就四盃送歸遙慰太宜人曰今日所蒙吾親之教也

擬上治安四要疏

解嚴後朝中傳譴紛紛內權復重奸人乘機搆煽借端報復上名爲獨攬實爲羣小所蒙朝臣竟等寒蟬府君嘆曰此剝復消長之關也因草治安四要疏一曰防逸

欲以心爲萬化之本也二曰辨賢如謂辨之自執政始也三曰納忠讜以公論爲國之元氣也四曰務悖大謂帝王之治任德而不任刑職要而不職詳也疏成反覆觀審猶以爲浮詞不足動聖聽不果上因語現聞姚公希孟湛持文公震孟曰兩公居侍講之地時時啓沃可當外庭百千奏疏斯今日大本大機也又曰皇上真英主可以誠意感孚難以口舌求勝當于先幾開導不當于臨事力爭是深有望于兩公也勿當幾失之

時鈐司負缺諸君子屬意府君欲交薦人以爲賀府君

年譜卷上

二

曰勿賀母論此職決不輪到我做自分才力亦決不能做且目下時勢尤決不可做今日大患在統均不得其人區區司官濟得甚事因力辭之

族姪某與荆溪相親故遊於都荆溪謂曰汝家員外倘欲得鈐司吾力易耳族某因來謁署門清可羅雀府君方整編危坐起相見問太宜人無恙外同步後庭指示隙地菜畦此吾署中常膳豐則一腐肉經乃不市因微笑曰姪來當市肉半斤復指几上羣書謂予肅清諸務晨夕對此較家居時學力頗進詰所主知由荆溪飯

頃告以京師令嚴射影生禍貧富有命不宜離親遠出
妄有所冀姪某留署越月而荆溪所囑竟不敢吐遂分
俸六金遣歸

四年辛未四十四歲 七月陞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協贊
郎中事

職方一司向係武弁苞直之藪府君洗手奉公公私饋
問一概禁絕內之城隍營操外之都司衛所罔敢投金
職方署者

冬以武闡事奉旨降二級照舊管事

年譜卷上

三十一

府君當分較武闡族姪孫斌與試例應迴避府君念斌
三千里來此豈可以我故誤彼功名乃辭不赴後闡事
紛更府君誤入議處例降二級或請疏辨府君不應

時大凌圍困日久關外兵亡五六東省叛兵據登州
有負嶠勢秦晉流寇蔓延海內幾無寧宇朝議欲救凌
欲許叛兵求撫漫無主張府君語同列曰救凌之策雖
有善者無如何矣今惟有收拾殘兵激勵將士固守寧
錦一帶令不得西耳至東省叛卒據水陸形便進可以

西掠南下退可以勾島致寇未易旦夕結局乃王道爲

賊求撫朝議亦姑以撫縻之竟不思善後之策安在秦
晉流賊所以蔓延皆爲各處飢荒兵民從賊此正今日
腹心大患而廟堂之上恬不爲意勢將不可復制矣後
張春督戰大凌中伏而敗將士死降相半祖帥單騎歸
錦東省卒爲撫誤叛兵勢若燎原萊城岌岌流民挺而
走險俱不出府君所料焉

年譜卷上

三

奉直大夫吏部員外郎豫如府君年譜卷下

從子 衷黃述畧 孫男 王澄補編

澄江門人張光庭較閱 彌甥陸 楫叅訂

五年壬申四十五歲 五月上母老乞休疏

是年元旦府君趨朝獨先上四鼓卽出朝臣不滿二十人後至者踉蹌而入無弗蹶趨喘憊者府君目睹皇上焦勞而臣子懈弛若是不勝憤激未幾朝局大翻璫案公然薦舉銓選之權冢臣一手獨握進退顛倒司官拱手聽命而已府君奮然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我自度出處庶幾退而養母否則進而死職舍此二義便無有是處因上母老乞休疏不允

年譜卷下

上直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疏

畧云竊見三四年來皇上焦勞于上羣工百執事執掌拮据于下勿勿孜孜日不暇給而法令滋章臣民解體人材蕩盡根本受傷此臣所謂可惜可憂者也以皇上聖德加之厲精何難手握大權坐躋至治乃當事諸臣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借皇上綜核而騁其訟遣握算之能以皇上圖治之盛心爲諸臣鬪智之

捷徑可惜者一人臣典幹展采止此精氣今但以窺矚
微旨爲盡心抉摘細瑕爲快意乃至率屬大僚驚魂于
回奏認罪封駁重臣奔命干接本守科直指風裁徒徵
事件長吏考課唯問錢糧以多士修職之精神爲小夫
趨辦之能事可惜者二今何時乎非大小臣工同舟遇
風之時乎而廟堂不以人心爲憂政本不以人才爲重
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見侷
勤侷撫等於築舍忽用忽舍有若舉碁以興邦啓聖之
日時爲卽龔從昧之舉動可惜者三人主所以總一天

年譜卷下

二

下者法也今雷霆所及幾莫知其方矣喪師誤國之王
化貞何以與楊鎬異辟潔已愛民之余大成何至與孫
元化並逮甚而一事偶誤一言偶拂執訊隨之反使輕
猾者不以扞網爲懼而矜矯者且以對吏爲榮刑罰不
中斧鉞無威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爲元氣者公論也今
直言敢諫之士一鳴立斥指佞薦賢之章非訐則黨不
唯不用其言并錮其人不唯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諸
臣相戒拱嘿暗塞求容是非共蔽忠讒互淆可憂也國
家所賴以爲防維者廉耻也今大臣握重權大官而有

徒隸之心小臣唯望氣占風而鮮特立之概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倨與之抗衡者僅二三人耳其餘奔走期會惟恐後時諂曲趨承猶虞滋戾皇上以爲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爲內臣可惟吾操縱而不知其屈辱士大夫已如此矣貪競成風羞惡盡喪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古者丞相之職實兼今之閣部權太重而易以爲奸國朝罷設丞相于是甲人之職吏部掌之而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冢臣以同邑爲朋比惟異己之驪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

年譜卷下

三

閣臣之意線索呼喚機關首尾造門請命夜以爲堂以統均大臣而作承行之吏加膝墜淵唯其所欲以朝廷黜陟而供報復之私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而白簡翻爲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而薦剗遂作爰書皇上惡諸臣之欺欺莫大于此矣怒諸臣之擅擅莫專于此矣厭諸臣之黨黨莫固于此矣威福下移而舉錯倒置奸焰薰灼而正氣消磨可憂也臣區區之心願皇上尚德緩刑用賢去佞勿以至神至聖之資爲臣下所誤勿以治人治法之大爲奸回所牽勿過用

嚴而使士氣人心日趨于頽懦勿偏爲任而使名流善類永錮于清時使臣言得行卽治臣以出位僭言之罪臣有餘榮矣奉旨邊警方殷華允誠協贊職方于本等軍務不思幹辦乃出位逞臆妄議朝政且牽詆不倫是何主意有誰唆誘著回將話來該部知道

上遵旨回話疏

畧云臣前憂憤拜疏正以聖主念切邊陲如沃焦拯溺而皇上所委任以進退人才者但知阿黨市權逞私罔利至于君父封疆視同秦越臣是以感時觸緒指及次

年譜卷下

四

輔溫體仁冢臣閱洪學尙未盡其罪狀之什一今蒙皇上責臣以邊警軍務此正臣一年以來日夜跼蹐恨不能仰酬任使媿一官之未能卽三禡而莫贖者也臣區區愚昧之見竊謂尔固疆場鼓舞將帥更自有提綱挈領之術在蓋樞部所司兵將耳若督撫係圍塞安危舉錯一不當而禍敗隨之故臣以爲樞部之責誠重然必與銓部相表裏乃能收文恬武熙之效試問洪學秉銓以來其胸中曾有一二邊材可濟緩急可備選擇者乎

登州叛卒勢在燃眉奉旨推撫宜何如慎擇求其可以

釋皇上東顧之憂者而乃用同鄉之徐從治輒以輕敗眼前線卒易通則腹撫多歸京秩而節鉞似同入室之攜疎遠苞苴未靈則邊撫必推外臣而艱劇遂多負乘之咎蜀撫之掛彈墨也胡爲一力保任而究貽地方失印之愆通昌之會議也胡爲兩端首鼠而反削科臣抗持之議沈演之陞擢也胡爲詰奸重寄而徒爲保舉逆黨者優游之地唐世濟之起官也胡爲留臺總憲而反爲黨護逃臣者津要之階逆臣普名聲洪學撫滇時所任用也名聲逆命破城殺將皇上赫然震怒立逮撫按

年譜卷下

五

道諸臣而當日釀禍本者可置不問乎臣先聞滇南土寇不過么麼小孽洪學故張其事廣布多金賄通輿援濫列功狀徵求陞廕夫祖宗典制莫大乎軍功軍功之賞莫大乎錦衣世廕皇上御極以來釐奸汰濫凡天啓年間破例之寵榮違制之恩澤無一不奉裁削不經辭免獨洪學覬顏冒之曾無顧忌以首干冒濫之人而居統均澄敘之地無怪其比私猥狗負皇上之寵任一至于此洪學所冒之軍功應否正其欺妄所叨之恩廕應

否還之朝廷此又微臣在兵言兵得奉職糾正之一本

公案也至于政本之地潛通吏部則呼吸霜露舉手雲泥借啓事之鶯遷作權門之兔窟皇上雖明懸日月迅比雷霆寧能屑屑而窮之一一而照之體仁生平珍璧塗顏廉隅掃地皇上排衆議而用之意其悻直寡諧或可倚仗耳一廁揆路而薰灼頓張奔走如鶩然異同離合猶不免脊脊反唇旣洪學受事而實以好官善地密布其莊田虛以美語甘言代爲之遊說所以偏體瘡痍通衢露布而兩年來曾無一人輕犯其鋒者卽票擬之間奉皇上明威亦未免專事雷同無敢駁正據體仁雄

年譜卷下

六

心辣手業以一人握定機關而又以洪學爲之穿線爲之護法必欲收盡天下之私人戕盡天下之善類如近日所引用其章明較著者矣若微臣介特性成忠孝自矢今日奮志除奸豈肯供人唆誘夫天下之爲人唆誘者必嗜榮干進之流耳臣方思母乞休何心趨競若使前日蒙恩放歸田里則臣且退耕于錫山之麓力田奉母長農夫以沒世矣唆誘者安所用之臣身無他傍意絕妄營惟知有皇上與皇上之封疆而已矣奉旨次輔

純忠亮節中外共知朕素鑒信華允誠妄訾銓政信口

牽詆好生恣肆本內票擬雷同握定機關等語有何指
據從何得知着再回將話來該部知道

上遵旨再行回話疏

畧云臣方席藁靜聽處分見邸報閣臣溫體仁冢臣閔
洪學辨臣二疏藏機蓄械狂噬橫觸其毒甚陰乃皇上
不以臣膏斧鑕仍責令回話聖鑒愈彰聖恩愈厚臣捧
讀感懼惟有涕零夫票擬之間自屬秘密孤冷小臣寡
交絕遊有何聞見乃所得知者正其顯然可指確然
有據如二臣之表裏朋比用人行私是也政地雅尙綜

年譜卷下

七

覈凡外庭一事一節之偶誤一字一句之訛率無不拈
剔指訶小者認罪大者降罰而兩年以來何獨冢臣事
事盡善言言會心呼吸相通罔有異議此其機關謂非
大力握定而羣焉依附雷同無敢駁正者乎卽如近日
選郎李其紀以推陞林玄降調矣部中大小陞除皆冢
臣自攬並不假手司官乃此番之朦朧豈屬無意閣中
之票擬何無一言况同此一事也前于吏部推陞時輒
模糊過去後於戶部考覈時卽詰問精詳皇上試舉以
問司票擬者其何辭以對乎至合觀二臣辨疏種種矛盾

盾有可據其原詞証其欺罔者體仁之言曰部臣偶相
諮推皆首輔爲政其次者或聞或不聞是以不預聞部
事自郤也洪學之言曰事關重大安得不過政府印証
安得獨遺次輔之門則又直認其造門請命矣以不預
聞爲實則印証爲欺以印証爲實則不預聞爲欺欺君
罔上二臣必居一于此洪學又言每遇員缺必干請不
至者方登啓事今之孤忠勁節干請不至公論咸歸孰
有如劉宗周者而何以不登啓事乎然則其登啓事者
數十人盡干請不至者乎體仁又言門生不令推舉或

年譜卷下

八

桃李之清虛不如枳棘之臭穢又欲借此以外塗耳目
仰欺皇上而洪學善會其意于緩急濃澹之間妙有斟
酌矣不然何溫育仁銅臭不識文理部考呈卷滿堂掩
口而哀然首拔私乎不私乎至鄧英之叅沈演而處誰
不知出體仁私意而其叅羅喻義亦豈爲閣中盛氣祗
因有左右之者未得其人一語體仁恨之入骨張浮詞
以激聖怒致經幃近臣逐之如振槁孰非握定機關之
明驗而亦曾有一言駁正者乎若夫言官卽果干聖怒
爲輔臣者當何以仰霽天威今乃曰于臣何預無論非

古大臣善則歸君之義且閣臣于皇上爲何如人而輒曰何預喜怒何預賞罰何預利害安危亦何預此又天奪之鑒將心事一盤托出皇上如天之照必默默鑒知不待愚臣之洗發矣臣一介小臣豈不知緘默寡禍無奈憂時義憤勃不能遏是以官爵可棄性命可輕而此志必不可奪皇上當思深居九重欲不聞閣部之過甚易欲不阻芻蕘之言甚難欲閣部挾重權而相比爲私同聲庇狗甚易欲閣部惕清議而虛中無倚特立奉公甚難政本係重封疆事鉅臣奮筆至此熱血欲披矣若

年譜卷下

九

臣生平踴涼入署亦同塊處歸寓無異空山雖二臣當自知之然止關臣一人名節正不欲與爭口舌之辨也奉旨華允誠再疏回話總屬浮牽銓政每多責成錯誤必行駁正屢旨甚明有何偏庇至于被處各臣自有本末何得輕揣票擬妄加苛詆姑着罰俸半年該部知道時上英察雖薄鑄俸示小大臣體然尋納府君言釋余大成于獄置王化貞于法逐唐世濟而罷閔洪學溫體仁亦去位閣部爲之肅清後余公大成至鷺湖謁謝

府君辭不見

有兩僕隨侍京邸歸述府君草疏時秉燭獨坐披疏對
勅中有一字不着落者卽抹去以根據實之始奏上預
知聖明必責令回語因卽草第二疏而溫閱辨疏進隨
復草第三疏疏次第上呼兩僕曰天威莫測廷杖受刑
是意中事治棺十二金足矣棺停錫山勿令太太風聞
俟太太百年後扶我柩送葬過方掩余骨于坏土汝歸
語小主不可有違府君以小臣指斥閣部自分無生理
而忠義所發披肝瀝血有之死靡悔者執政雖銜之卒
蒙聖恩寬宥焉

年譜卷下

十

十一月上思親成疾乞歸終養疏

畧云聖恩深重捐糜夙所甘心時務多艱駑駘亦知自
奮無奈母年七十有五衰病日侵離家將及四年溫清
久曠臣稟氣原屬虛弱憂鬱遂成疴羸前不得已具疏
乞休格于部例未遂所請通宵不寐僅餘雞骨支床百
務俱弛徒抱赤心戀主轉念臣因病尸位不忠之罪莫
逃若積憂殞身不孝之譴併集宇宙寧容此背親之子
朝廷安用此溺職之臣伏祈聖明俯容休致使七十五
歲望子之衰親與三千里外思親之病子早得相依朝

夕則聖恩高厚難酬矣

奉旨回籍

六年癸酉四十六歲正月抵家

俞旨後料理歸計旅邸蕭然不能具歸裝嘆曰日日思歸及歸則又有歸之難曹長李公萍槎聞之貸金以行兼程抵家太宜人聞之不勝喜及吉服拜見又泫然淚下府君仰視慈顏喜懼一時併集

府君杜門謝客日左右太宜人側察色愉怫而將順之察精神于日改月移之際而保護之容顏七箸少異平

年譜卷下

十一

時卽愛形于色時診脉息而調劑之太宜人嘗憚不知年之旣耄焉

延蔡爾遐先生于家課諸子府君頗相得嘗謂曰教子只宜盡心不宜着相朱子云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必欲其如何則非也故府君之爲教要令知敬憚飭行止履繩墨躬行以率不嚴而威

三月始營鶯湖始遷祖貞固府君祠

貞固府君爲鶯湖始遷祖二百餘年來本支子孫以萬計未有報享之所府君首議專祠從弟學殷捐黃泥橋

墓址一所堦石難其選從姪潤璉遂撤其新作露臺充
用府君卽日鳩工庀材悉力經營焉

謁高忠憲先生墓

諭葬時府君在京致俸金爲奠至是謁墓高氏以諭塋
爲青烏家所誤久羈改卜而王夫人與仲聚公復相繼
逝窀穸無資因致書東撫某求爲麥舟之助始克改阡
舉王夫人柩合葬

十一月奉太宜人遷居武陵舊址

府君故居受三分之一旣念伯仲兩兄多男子室隘竟

年譜卷下

七

以所分讓之且加葺焉而奉太宜人遷居武陵舊址貞
固府君初基也復邀仲兄曰新居雖無贏舍吾與兄寧
逼處此相與朝夕左右母斯慊耳葺東偏以居仲兄仲
兄樂與府君朝夕承歡于太宜人太宜人亦樂之

太宜人朝夕膳府君必嘗而後進又念仲兄處約陰佐
之緩急立應俾仲兄不缺于供膳蓋嘿喻親慈潛體兄
孝婉曲周至如此

七年甲戌四十七歲正月太宜人有疾 四月太宜人疾

愈

太宜人年七十有七忽患心痛痛甚則一息若斷微有
冷氣醫家謂難治府君跪榻前以氣噓之調其呼吸冷
者煖斷者續漸乃來復恒臥床下伺臥起廿夜不交睫
口未辨色輒露禱于天祈以身代如是者三閱月一夕
太宜人語府君曰吾夢過危橋汝負我行遂得過仲兄
亦于是夕恍見伯兄燕超公曰毋久嬰之疾立愈矣太
宜人果瘳

建四世家廟于武陵舊址

新居建家廟于東舍每晨入廟肅謁寒暑靡間朔望備

年譜卷下

三

茶供時祭則合饗于廟生辰忌日則迎主于堂祭不踰
時時物必薦每臨祭肅如穆如真有愾聞而僂見者

八年乙亥四十八歲正月高忠憲先生年譜成

自崇祀一疏不克遂志卽退而輯年譜博求之同門知
契密訂之遺書記錄以平昔獨知獨見證之天下共聞
其見悉按歲月編次不漏不溢尤詳于學力層次確得
其與年俱進之實潛心者久之至是始訂定手書一帙
藏之笥未付梓也後高氏別撰忠憲年譜實以府君所
定爲藍本然府君于忠憲入道之次第悉遵因學記提

準分明而高氏削之又如壬寅輯朱子節要成戊午有
戊午吟辛酉入京以會講事拜屬業閒適吳覲華主盟
後皆刪改矣雖各有微意論者以府君本爲實錄

九年丙子四十九歲 修孝祖祠及遠祖墓

倡行甲兌

長鄉賦者大困詭避法名曰花分賄糧吏立假戶田不
盈頃則免也而役偏在貧弱邑侯某欲以延區役事商
之府君而不能致則封冊以請府君一日夜註畢而反
之及役定與冊田數左而皆得其實加者不能置喙減

年譜卷下

十四

者亦不敢謁謝 甲兌議畧云役田津貼糧長原爲白
糧解運艱難非爲漕糧耗贈而設有田則有糧有糧則
有耗此各人分內事也今藉口役田不出耗贈甚至掛
欠正糧其實役田何嘗有此項津貼皆糧長賠兌耳以
分內應出累糧長賠兌已屬不平况又有寄田收耗從
中取利者乎今日時勢不得不行甲兌雖曰甦糧長之
困實衡一區之平唯是人心偏私客氣易動相沿旣久
遂忘爲分內之應輸竟不顧當局之賠累何怪乎人持

一議紛紛不已竊謂同區苦樂必均同宗尤休戚一體

大家平心平氣合一區之大小貧富通盤打筭務出于大公至正使之兩利俱存勿但知有已而不知有人勿只顧目前而不圖久遠勿狃于積習而不論理勢今日甲兌之行有萬不容已者卽以此開怨所不敢避于賓館踪跡絕稀一日忽通刺至縣庭旣見令屏左右而語人不識所謂數日後有捕役輕舟艤河下則從吳江獲得積盜之魁及解縣獄具始知其魁已聚黨將入境也府君密語令以此自是羣盜解散

東陽玉筍張公國維撫吳府君爲力言吳中利弊如狼

年譜卷下

十五

役不均脫富差貧假人命陷良爲盜豪奴噬主小民火葬其親之類張公虛已以聽先後禁革按君世培祁公彪佳善搏擊鉤鉅墨吏膽落至如表節孝獎貞烈遏惡揚善府君默左右之府君于兩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然公事外從無片紙隻字私請以故兩公傾信久而彌篤

江右黃公希憲繼張撫吳與府君從未謀面也初下車合郡縉紳齊謁撫于賓館敘爵列坐顯者不下數輩撫公首問曰某欲一識華老先生府君廁末坐揖之撫公

曰老先生祥麟威鳳可望而不可卽今日得御李君矣
時崑山詹事錫餘徐公開禧出以語人謂府君歛跡崑
光鄉里寂不知而望重天下若此嗣後府君每至吳撫
公輒就訪舟中語必移晷虚心請教府君亦盡言無隱
其撫吳以靜鎮稱

十月序高忠憲先生周易孔義

畧云子曰易其至矣乎至之爲言不可得而加之辭也
夫易卽心也心卽天也太虛無物充塞無間加毫末焉
覲面而失之奚啻千里記曰潔淨精微易教也故凡意

年譜卷下

十六

解智索轉而之于窈渺奇深者舉非易也吾師景逸先
生之學易學也旣若性之又加密修焉寤寐食息于中
多歷年所一旦根蒂脫落一腔六合無內無外莫非天
也莫非心也莫非易也故曰身在易中如魚在水易在
身中如春在木則先生與易一之也是故求志爲潛及
物爲見匪躬爲惕難進爲躍全歸爲亢知效乾知禮法
坤能其精義也如懸的而不爽秋毫其赴義也若轉國
而不留故我語嘿由是動止由是出處由是生死由是
無體之體神用之用體一易用一易也一之而愈知意

解知索者之舉非易也是故先生之解易也爻如其爻象如其象聲希味淡雲行水流歸于至易至簡而不加毫末焉題之曰周易孔義非以我解易以易解易也抑非先生之解易而卽先生之易也先生之于易其至矣乎

十年丁丑五十歲正月稱太宜人八十觴

太宜人壽登八表伯嫂仲兄皆六十元且次第稱觴卅子姪亦進府君觴府君辭焉太宜人口今日母子姑媳兄弟嫂叔舉家稱壽不再得之樂也汝弟飲之府君乃

年譜卷下

七

笑而受觴時四世一堂日長至幼丁男三十餘人府君悉留聚振始堂以樂太宜人客至雖卑幼必公服迎送且觴娛客不演劇不宰牲族有送歌伶六七人爲壽者至卽遣之

三月貞固府君祠成奉主入祠 舉講會

遷祖特祠府君孝思所發不量力而趨事越三載始落成爲堂三楹左右舍各一廣潔庭除爲序立拜獻之地前堂五楹爲饗餼之所東西廂各三楹爲齋廬庖湏門

屋五楹旁居守祠者府君于是月八日肅衣冠率鶯湖

子姓迎主于堂設祭凡與祭子孫依世次序昭穆酌做
朱子家禮擇子弟之爛于禮者執事時肅拜祠下者不
下三百人祭畢享餽酒三行而止春秋兩祭歲以爲常
祭之明日府君于祠中舉講會三日集宗之父兄子
弟東西肅立班揖兩向坐各房師長父兄輪講先賢之
訓文藝則偶及焉府君獨諄諄于邪正之界言簡意長
一以實踐爲勸勉皆已所躬行者一日輦頗語仲兄曰
吾家上世從未曉利之一字今看後輩竟入此路去矣
大不是好消息又云後輩作事全不思算退後一着何
也蓋嗜利爭先最爲心害府君慮之深矣

年譜卷下

六

十一年戊寅五十一歲 舉同善會

吾宗子姓繁衍貧富不齊府君分資厚者三等貧困者
四等以有餘濟不足每季聚貲合族于祠而分給之歲
饑則月舉焉于貧困中鰥寡孤獨者加厚善良者尤加
厚扶濟之中默寓獎勵所以聯通族血脉于一會中而
潛消其怨貧嫉富之心詆訟角釁之端也

府君曾坐小舫將謁祖祠會里媪棄灰于河濺府君衣
巾返棹更之見階下跪一人惶恐謝罪府君慰以悞觸

無妨既遣去復呼至諭此後勿悞觸他人他人不汝寬也其人出誦府君語往往感泣

十二年巳卯五十二歲 置祖祠祭田二十畝著祭田議略云貞固府君之宜特祠也禮也禮也者人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也祠以崇之而春秋之祭必以時弗時弗虔也祭必以時所以共若事者則將焉取之獨任則力不給且誰非府君之子孫而得私焉而得諉焉曰衆力易任似也銖銖而合之其細已甚禮弗崇也又不可以久此祭田之議之不可已也有田以共祭而設有定額

年譜卷下

九

儲無虛耗舉必中程夫然後祭可以時不至于踈且怠也朔祭田而田之自出不可不亟議何也人心無不欲自致者以力則有餘不足相什伯也事不師古而以意行之意多而多意寡而寡雖父兄之意子弟有不協者矣石况欲軌壹族人區畫久遠哉考古祭禮凡祠祭必與祭子孫各出田二十分之一以共祭事今雖不必盡然要其意可師也通計春秋二祭祠堂修葺及一應供設等費約得田百畝可以集事通計子姓田不下五萬畝不過五百分之一耳以人人欲自致之心爲之本以人

人得自致之力爲之衡尙亦有不_レ言而同然者乎于是
設冊集分同宗樂預未幾荒亂薦臻事遂中止府君就
已集之銀置繞祠田二十畝略備蒸嘗迄今罔敢廢墜
焉

雲陽任希顏字健復純質人也不諧于俗去家來學于東
林忠憲歿後遂依府君府君時其寒燠飢飽病劑以藥
歿則爲之含殮如古禮又俾其門人楊復初扶柩歸葬
雲陽覓其宗支使主祭祀

十三年庚辰五十三歲 十月初五日太宜人卒 十二

年譜卷下

二十

月二十七日葬太宜人與贈公合兆

太宜人八十有三調攝周至形神康適至秋間覺氣體
稍弱府君日夜侍左右無頃刻離遂棄_レ涯五十畝以素
備杪木鳩工建壽亭凡匠氏斤削及灰漆必躬親_レ視
闔兩月餘始告竣至十月初五太宜人壽終府君哀毀
骨立湯飲俱廢愈自力于禮凡絞衣衾襚件件心到手
到不遺毫髮恨念時事叵測卽具狀乞素脩馬文肅公
誌墓一切葬費獨力肩任柳內灌瀝青郁外築三沙一

遵慮得集

十四年辛巳五十四歲在制

侍靈幃朝夕哭奠畢啜粥于側如侍太宜人存時三年如一日服闋後每逢忌日必易素服迎主祭奠淚常淫淫滿面

太宜人膳產府君應受三分之一悉讓伯嫂及仲兄姪其田原主加貼又陰與價不令伯嫂仲兄知也

季妹適嚴君仲純家中落幾不能自存府君收其餘產代爲擘畫卽于故居之西偏置宅一區田四十畝每歲收貯逐月給送仲妹適陸君明遠早孤田少而役繁產

年譜卷下

三

幾破府君爲言于邑令卽覈寔豁累後妹屬疾貧不能療府君素精岐黃書脈定方解所佩銀帶銷數金付藥市疾以瘳里中有危症雖下賤得請按脈處方投劑多效

夏大旱首捐粟減直平糶以賑饑 設壇禱雨

時米直湧貴貧人洗釜以需府君欲議賑而無善策族有匪人迎合意肯進條約數事府君擲紙于几斥曰此大事爾毋易言其人慚而退或問曰未覩其說烏知不可而遽絕之府君曰我豈不知其人有才必多可採然

使其說得行彼且得志後日生端作弊不可制矣府君終身不爲匪人攀附其巖類此

饑民流離餓殍載道斗米三百錢府君議欲減價平糶而苦無積貯乃敦請族人富厚者諭以弭變培德莫若賑饑族推府君爲倡因勉措粟六十斛貯祖祠中減時直之半以糶逐戶核實果係貧者先給以粟視其家人口爲米數多寡其貧甚不能備直者驗票給以數之半規則既定群情帖服樂輸者接踵自五月至九月延祥一鄉全活無筭

年譜卷下

三

是年城邑鄉鎮富室被焚劫者不一縣誅倡劫者以狗時有懷不軌者借某鄉某家事危言以窺府君府君正色曰子不觀南關藁首者非倡劫之陸復安乎言者胆落而退府君一言攝邪嚴于斧鉞吾鄉高枕貼然久旱飛蝗蔽天府君結壇于新橋禱雨每晨緇布衣草履步詣壇塲伏謁鄉之父老子弟執香肅謁久而益虔旬日得雨是歲蝗不爲災里人慶有秋

十五年壬午五十五歲在制

叔吧雲公遭佃難室中焚劫一空府君力爲匡救吧雲

公欲終訟府君力止之曰凡事只宜持平不可已甚我
以和厚處之彼雖頑獷徐當自定耳

手錄四書大全易經管見象抄

叅入諸儒講義採取高子之說居多 府君字素瘦勁
不以書法見長中年後漸喜援毫字體一變全用鍾法
當是心學轉換也

十六年癸未五十六歲正月服闋

服旣闋例應隨牒署曹當路屢勸駕荆溪相再入政府
示意門下者肯一謁當以京堂召府君辭益堅亦不報

年譜卷下

三

刺門下者

三月延認菴先生于家

日偕先生兀坐一室或收視返聽靜對竟日或送難析
疑疊疊不倦時進諸子講學庸書義季子衷慊精神素
弱謂當以半日讀書半日靜坐循循不已交資互益工
夫緊則筋骸自束精神漸旺養心養身莫要于此又曰
居熱鬧之中常自收斂常自鎮靜處閨寂之境常自震
悚常自生發方是會用工夫方見得自己站立處

十七年甲申五十七歲

五月入邑迎哀詔哭臨三日

三月十九日之變當事禁不得傳民間惶惑府君微聞
凶問五內崩裂北向號慟曰以皇上之儉勤英察卒爲
內外奸邪蒙蔽一旦至此吾受恩最深誓以死報五月
福藩卽位南都大行哀詔始至入邑哭臨不進膳解帶
者五晝夜

初聞變有問府君者曰吾邑之宦于京者誰能抗節節
死府君難其人擬素脩馬公爲可許數日後閭巷紛紛
屈指南都諸臣某某贖身某某潛遁求屹然立節如常
山舌侍中血者缺焉無有獨馬公同兩妾縊死如府君

年譜卷下

五

言當忠憲公止水時以道統學脈任府君而屬府君以
後死後二十餘年從容殉國無毫髮爽于忠憲忠憲識
府君于二十年前府君決馬公于三千里之外先後
如一轍云

七月起吏部文選司員外郎

時有落職者托族姪某道意求給冠帶府君正色拒曰
時事糾紛海宇塵飛正臣子心膽抱痛之日彼視我肺
腸爲何物而開此口耶

權奸攬柄四鎮離心舉動輒撓府君度時勢已去懇撫

軍祁公彪佳代題辭職祁公揮淚策府君曰國事如此
年兄勿作赴任觀謂之赴難可也府君瞿然一揖而起
卽日發棹不留宿焉

八月十六日拜別祖祠啟行 改驗封司員外郎

二十一日到京謁孝陵 九月入署 覃恩晉階奉直大
夫贈父奉直大夫贈母太宜人封配宜人

入署後一遵忠憲掌院清規盡却書帕或進言曰却之
是也但此項無却例却之而其人無從得實徒乾沒耳
府君卒不聽

年譜卷下

五

朝局紛更逆案旋起其時馬阮擅權氣力軋天下方引
重府君而府君竟弗報謝會念臺劉公宗周石齋黃公
道周虞求徐公石麒諸先生相繼去府君遂閉閣不詣
部有次友人韵二章以見志

其詩曰七尺三才身一日千秋事此身肩此事奚但立
漢幟塵埃封面目悠悠老居諸北風動歸思義皇有遺
書過涉非可咎逝波安所究正氣雖云爨玄黃判焉剖
天高不可問殷殷我心憂或去或不去亦惟仁是求

天行日一周天體寂不動曷不爲雞棲迴翔詫孤鳳肝

腸百鍊堅詎患多磨
躡龍之在深淵上下皆空洞所矚
唯時幾何獨亦何衆
俯仰宇宙間墳篋有伯仲
十月引疾歸

時當事者方擬晉府君考功郎而府君竟拂衣歸矣歸
後絕跡不入城市不晤一客唯與仲兄及認菴先生終
日靜對偶及時事輒唏噓泣下

是歲五月

皇清定鼎燕都爲順治元年

弘光元年
皇清順治二年 乙酉五十八歲

年譜卷下

三

五月南都潰府君神色慘傷踟躕不能自存認菴先生
勸慰再三府君慟曰某世受國恩國破君亡某死已晚
矣認菴先生曰誠如所言然忠憲不云乎吾輩固不可
有畏死之心亦不可有求死之念此精義之言也正宜
熟思審處府君曰謹受教

閏六月始聞雉髮 令有族某來告曰澄江閭典史合
海虞嚴松陵吳共爲犄角之勢公意如何府君曰吾向
者守德勝門朝臣離心兵將解體時至今日正如開門
延敵合室奔竄而竈下老嫗欲揭竿以禦之奚補于事

嚴與吳不經事而妄動已欲取大名而不顧遺禍棄梓
耶唯閔典史居官死職又不可以成敗論也時某尚未
薙髮因指謂曰留此賈禍禍及難悔唯我食君祿常留
此見先帝于地下耳不半載海虞松陵白骨盈野果如
所言而後知府君之見遠也及乎時既至而視死如飴
卒遂其以身許國之志焉

有問避亂策者府君曰忠憲先生不云乎先要打定一
箇大主意隨地行去康節詩曰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
聽于天有何不可信得此語便是避亂良策

年譜卷下

七

吾族驃騎將軍斌親年八十餘謝職歸養時嚴薙髮令
斌不知所出意欲視府君爲從違因求指教府君曰各
人要看自家所處地步我于吾母之喪葬旣畢子道已
完我所當盡者我之時矣子非我比也幸自爲計府君
不責人以所難爲而勉人以所易盡斌感泣退而終養
焉

三年丙戌五十九歲

談宜人六十不稱壽

辛康熙五年

四年丁亥六十歲不稱壽

府君絕不言壽親友槩不敢以壽來謁呼三子謂曰吾

當順化之年豈能爲若輩慮僅有先人遺產可分爲餽
口計耳時仲子卽澄父尤處約認菴先生曰須得不均之
均府君曰若輩兄弟間自能如是纔好認菴先生苦肯
曰斯言良有味也父母覆載之恩手足甘苦之誼在其
中矣

正月十五日江陰張光家光庭來問學 節錄春秋諸傳
張氏兄弟聞府君得高子之傳持其伯父靜涵公有譽
手書過鵝湖謁見執弟子禮後光庭述其初見及問答
語有曰光庭仰見夫子肩背竦直目不妄瞬真偉人也

年譜卷下

天

坐定首問靜坐之法夫子曰以定心氣耳勿思效驗純
閉目則遊思易生只用垂簾爲是次問爲學之方曰高
子遺書盡之矣問經學曰大易是聖人之體春秋是聖
人之用近時易解唯管見說得親切因及時事曰逆案
之定朝廷最爲失著知其逆卽當誅而不赦罪可赦不
必又存其案國法旣不伸徒以毒小人之心致成必翻
之案甚無謂也時方率子姪節錄春秋傳義多主公羊
說因指謂光家曰此義今人都不講矣特料理一徧使
子姪輩知其意臨別云遺書管見二帙卽當檢出爲贈

明晨將發則二書已送至舟中并示志感詩三律 其

詩曰三年踟躕敢云豪逃俗深心細若毛身隱久揀從
訕笑時危無術補分毫壯懷欲向金壘盡瑞氣還瞻彩
旭高莫謂吾衰無復事長沙百甕豈徒勞 老去悲秋
展自豪讀騷痛飲醉顛毛漢宗豈識王家臘秦燄能灰
魯叟毫飽歷風霜心入靜坐空身世眼偏高長年野老
知險阻獨柱危瀾莫我勞 緬思古則企賢豪海上孤

臣嚙雪毛眼底干戈方載路靜中消息不容毫嘿無一
事陰逾惜愁有多端枕自高生色千秋青史在自餘誰
年譜卷下 三

數却勞勞

是年冬有贈族姪某詩二律 其詩曰相承九世祖貽

堂幾度春風拂醉觴海岱雲迷春自在羅浮夢破日初
長華迎旦氣閒偏反鳥語先幾載集翔知爾十年勤穀

子厚培一脉是禎祥 當年草創水西堂忠孝關情此

日觴一德賡歌荃澤久三春報荅棘心長雲深會有重

離炤網密其如千仞翔最愛芝蘭森秀色早爲家國兆

禎祥

五年戊子六十一歲 四月初二日避地泰伯鄉鄒氏以

全髮被執

是年湖盜竊發府君屏處墓側朔望一至家謁祠後盜日益甚巷無居人有勸之避地鄉僻者府君曰我自分餘生三年矣目下刻度不佳若得真刻正是我佳處會泰伯鄉鄒甥子濬有舟來迎遂至其家坐臥一小樓日手離騷及文山集開卷之餘悲從中來真有讀不成聲者

鄒氏有脩怨于其族者將發難知府君在不忍初一日府君以謁祠歸家隨舟復返其人詢知府君旣歸卽日

年譜卷下

三

往蘇勾引楊總鎮標兵猝至甥被縛至樓下疾呼府君府君寢方覺聞有兵曰此必爲我也遂整衣冠而出標兵就前府君曰汝不聞有不怕死前朝華兵部乎何庸汝輩囉喙耶標兵相顧愕然時有姪孫尙濂隨侍府君亦以不薙髮被執府君曰此孺子耳盍釋之將釋矣濂固牽裾曰祖留亦留祖去亦去府君曰去將不得生濂曰祖生亦生祖死亦死府君笑曰孺子能是乎真不愧我伯兄後矣濂蓋燕超公孫也

見巡撫周某某勸以薙髮府君正色曰奈君父何某曾
仕前朝慙惡其言曰左右扶至帳下材官所醫生黃五
芝素知府君攜酒榼觴府君曰老先生平日義盡仁至
今正老先生成仁取義時也敢進一觴府君喜爲滿引
巨觥曰唯子知我

初六日過錫

親知廿計相與送過北關獨仲兄至舟中泣數行下府
君怡然曰兄何悲弟今日幸得死所矣爲我敬謝親知
不必遠勞握手吾完吾分內事耳因出詩一律以訣別

年譜卷下

三

遂行 其詩曰振衣千仞碧雲端天壽由來不貳看目
月光華宵又旦春秋遷革歲方寒每爭毛髮留詩禮肯
逐波流倒履冠因盡只今期便盡不堪回首問長安

客高某工琴畫善詠諧府君拉與偕行歸述府君在舟
中談笑自若忽曰我心中最受用者一貧耳向亦未免
以貧爲清苦事今日始覺受惠無窮府君蓋借高傳語
爲後人指點耳

十一日抵舊京

十四日府君不屈死之

府君與姪孫尙濂同詣訊所府君箕倨坐尙濂亦坐旣而蹶然起府君問曰汝欲何爲荅曰濂志已決死但恨極欲言無可語耳府君曰男兒至此唯清爾心括爾口心卽太虛之心太虛中何曾有刀鋸斧鉞清其刀鋸斧鉞不得加焉之心亦安往不得哉濂唯唯至死不復有言頃之滿漢官咸集或以緩言欵府君府君背立面南舉手指天曰二祖列宗神靈在上允誠髮不可去身不可降滿官起奮草烏蹴仆府君閉目坐地身罹慘毒了不爲動神色如平時遂遇害是日雷電晦冥風雨距府

年譜卷下

三

水溢都市環前後居者相謂曰此不要錢華歆看目皆爲嘆息越三日面如生澡髮櫛沐整故國衣冠以殮嗚呼府君三十年主靜工夫臨大難而益見幻質聽之造化真宰定于自天當死而死死死俟其命心安而德全矣昇柩歸途見者無不隕涕僕薛成聞府君在鄉被難長慟不食先一日死僕朱孝聞府君凶問椎胸號泣亦死

順治十五年戊戌八月邑人奉府君神位入道南祠

祠在東林書院左府君講習舊地自天啓乙丑逆璫矯

旨毀書院諸賢相繼被逮海內以講學爲諱府君奮爲
忠憲繼起崇祀真儒一疏闡明正學雖不果上一時傳
誦翕然興起府君終身不主席不聚徒未嘗以師道自
居然天下視府君一身爲學統絕續之繫至是祔祀道
南不唯一邑之公論實天下萬世之公論與

康熙十五年丙辰四月朔日族人里人奉府君神位入始
遷祖貞固府君祠

祠卽府君所建鷺湖始遷祖特祠也是日同異姓不期
而集者五百餘人皆執香拜送父老有垂泣者時距府
君死難二十有八年矣

年譜卷下

三

龍超公曰弟一生履中蹈和微顯一致忠孝廉節立天
地之心恭儉溫良備四時之氣名根利想銷鎔至盡樂
取人善不齒人過非道悅之不悅非意犯之不校篤行
之光輝已著而自視不啻歆然浩氣之卓厲靡前而聲
色泯于何有知彌崇禮彌下道生不匱人來益親傳習
之師儼父事勿替素心之友至斷金不渝以身教子不
威而嚴言物行恒諄諄義利去存之界仁足以懷義足
以正勇足以任卽論閭閻一疏絕非以氣加人真見政

本繫重封疆事鉅深憂過計鬱極而吐由其言以奠安
宗社綱紀民物有餘矣道已備而人不知志未酬而身
先殞噫吁悲哉曩者與忠憲並舟北上終日整齊嚴肅
忠憲謂爲生知安行者蓋靜之至一之至性定故也性
定而心與天一顛沛驅之鉄鉞威之猶無與爾是故均
之死也氣勝者激烈憤決而死止是白刃可蹈性定者
從容靜一而死則是中庸不可能弟之謂矣

年譜卷下

請 卹私議

章皇帝定燕京驅闖逆諭葬崇禎帝后加謚號如禮下南
都首禁孝陵樵採置守冢戶次第褒卹死事諸臣一
時膚敏祿將之士感奮濯磨願爲

新朝効死力然猶有耿介自矢孤行一意惜毛髮守逢掖
竄伏於深山窮谷之內荒江大澤之濱

朝廷察其無他志往往優容之得終其天年未嘗欲草薶
而禽獮之也而吾鄉華鳳超先生竟以兵死嗚呼豈
非天哉先生仕明爲部曹以學行重天下弘光朝知

時事不可爲亟歸里江南不守先生全髮以俟命會
婿家難作讎以匿先生爲名偵者至先生曰吾不可
以累孺子遂就執至吳門見某中丞諷令去髮先生
正色曰奈君父何某亦逮仕明聞言忤且恚移送省
會是時閩粵方用兵省會諸帥守軍中法遂以完節
畀先生不及

上請也夫

大朝革命於茲五年矣故國遺老退居田間若箕子之遜
荒野夷齊之隱西山生則完先人之髮膚死不愧故

主於地下此先生之志也然而前無抵觸忌諱之後無收合散亡之慮是先生雖懷必死之志而在國家未有必死之法使

章皇帝知先生當不死夫惟可以不死而必死乃先生所以得成其志者也豈非天哉世儒多畏少決言及先生

卹典相視莫敢先發疑若難焉者不思古來仗節死義如堯君素韓通之流彼唐宋之君親見其援白刃抗前旌而褒卹之恩不俟異世

二

本朝開國寬大之政事事遠軼唐宋而先生又非諸臣比也先生之死非有

嚴旨之處分法司之議辟特死於兵戈倉卒之中閭外權宜之令耳軍令行於一時公議垂諸萬世奈何以一時之令揜萬世之公議哉雖先生無事身後之名爲榮然人情毋乃有未慊焉

今上修明典章命詞臣述一代之史而太史汪氏爲先生作家傳楮等附末議以俟世之敢言者後學陸楨謹

錫邑華鳳超先生孝友傳家公忠報國清芬世業既與齊孝子元節婦千載同芳師友淵源尤與高忠憲馬文肅一時濟美批鱗抗諫効絕裾攀檻之忱洗手奉公懷抵璧投珠之操讀乞休之疏何殊令伯陳情吟絕命之章不讓文山正氣當天人革命之日守女貞不字之爻惟遯跡於湖濱甘採首陽薇蕨尚從容於講席時聞東魯弦歌心傳絕學真承濂洛之微身任綱常死有泰山之重若其居鄉惠愛至今父老歌思置役田疇百年重困做義倉全一境遺黎德望久著鄉評崇祀應符

國典順治十五年邑人奉主祀道南祠內尚以未邀憲獎不敢私建專祠今幸

巡撫都憲督學院憲

主持名教闡發幽潛凡我後學期本月望日具呈

憲轅敦請具

題 特恩追獎循例建祠庶幾星嶽式靈山川生色輿情既協盛典宜彰此訂

通邑紳士公具

無錫縣紳矜秦弒嚴繩孫秦松齡張履吉劉宗
張輔黃鼎楊泓周宜振秦廣之曹鼎臣華勤華
源劉齊高愈秦秉忠劉實穎等公具

呈爲追獎真儒以崇實學事本縣故宦華諱允誠係
天啓壬戌進士歷任吏部員外郎清白世裔理學真
儒出高忠憲諱攀龍門下矢志孝一本性成立身
立朝不負所學在工曹却琉璃廠羨金數萬以繕城
工在樞部却武弁苞苴干計以肅戎政南御史韓涇
垣疏薦推爲天下清官始因母氏年高告歸終養累
載立朝不滿五年當

建祠錄一

疏乞休甘以違例降秩繼因閣銓別比直陳三大可
惜四大可憂忤時罰俸並載前朝實錄雖身居郎署
而望重寰區祇緣剛介不阿難進易退通籍二十餘
國朝定鼎之初先已退休田野躬率子弟會講先祠闡
高子之遺文紹宋儒之絕學勁草歲寒共仰東林碩
果完節天付竟踵止水高風順治伍年肆月拾肆日
殉法江寧洵稱勝國遺忠無負累朝養士順治拾伍
年通邑紳士奉木主祀道南祠內汪太史諱琬徐老

廉諱枋撰有傳銘本宦嫡孫已未進士諱王澄輯有年譜非直一家文獻堪爲後學楷模康熙貳拾年恭遇

聖朝纂修一統志前督院于撫院余將本宦實蹟載入江南通志人物卷中彙呈

御覽現奉頒行則本宦幽光久已上邀

天鑒况前代死節諸臣如范景文等並蒙

褒卹

皇恩曠蕩典例昭垂與本宦先後一揆相應援請今蒙

建祠錄

二

撫憲重道崇儒主持風化如吳郡故官詹徐諱汧業已創建專祠又蒙 學憲頒示條約表揚忠孝此正

廉頑立懦之時顯微闡幽之日也弒等仰體

國恩恪遵 憲約援據志乘開具略迹公叩賜文通詳各憲特懇具

題查照順治年間卹贈范景文等事例舉行俾本宦之潛德不泯則師臺之道化常新正學丕昭士風永勵矣爲此摺實連名上呈須至呈者

康熙貳拾肆年拾月

日俱押

無錫縣耆民劉臣馬璧周禮等公具

呈爲碩德久著鄉評崇祀宜循

國典懇恩詳 憲以懃輿情事竊聞古今祀典凡忠孝節義及有功德于民者許所在建祠蓋本鄉里月旦之公爲國家不刊之典本縣故宦華諱允誠係天啓壬戌進士累官奉直大夫忠貞殉國孝友齊家勛望久重朝端惠澤尤霑閭里一前朝糧長法久弊滋南延一區尤甚富室每多倖免貧民日困追呼惟議設役田最爲長便視私產以出田下無偏累給公租而

建祠錄

三

僱役上不煩官貧樂更生富資永逸乃恪遵先訓釐定恒規更推贏餘用周乏絕公私兩利通里銜恩一崇禎拾肆年災異頻仍饑氓洶洶比室驚惶乃首倡族人量捐米石減價平糶支散有方闔境無巨測之虞道路鮮流離之殍一本年旱蝗設壇步禱甘霖立降蝗不爲災一倣鄉約之制定月講之規就遷祖祠堂集父老子弟講明經旨覺悟人心家聞禮義之風戶識絃歌之雅四十餘載遺化猶存功德在人于茲爲烈他如濟孤寡則廣同善之盟均賦役則倡甲兌

之議奚止一時石畫堪爲百代良護身等生同里開
夙叨庇廕馬齒旣長烏夢彌深用推棗梓之情敢獻
芻蕘之議公叩詳 憲循例建祠庶因蘋藻之陳益
展甘棠之慕爲此激切連名上呈

康熙貳拾肆年拾月

日俱押

無錫縣儒學廩增附生員王仁液秦曾榮侯文焯

等具

呈爲遵查具覆公籲詳 憲

題獎事本縣故宦華諱允誠係天啓壬戌進士歷任吏

建祠錄

四

部驗封司員外郎清白世裔不忝豫菴叅政之文孫
理學真傳無愧忠憲先賢之高弟五年郎署矢靖獻
於三朝一代完人炳丹衷於千古生平大節如却工
曹美金清樞屬弊數禁銓部書儀廉介性成凜凜飲
冰茹蘗居官風采若糾閣臣朋比絕權相資緣抑中
涓驕橫剛嚴素著巖巖烈日秋霜控母老乞休思親
成疾兩章瀝血陳情棄一官其若履陳三大可惜四
大可憂一疏嬰鱗觸忌廿九死以如飴居鄉則役田

法甲允法平糴法德著庚棗久矣家戶戶祝講學則

首善會東林會鷺湖會教深壇杏咸推繼往開來至
於慷慨捐生從容赴義蹈白刃而靡悔流碧血以常
鮮可謂植萬古綱常鍾兩間正氣者矣伏觀

聖朝纂修明史凡先代遺忠槩從實錄朝野既有公評

聖明自應洞鑒况本官理學經濟洵爲近古罕儔卽其著

述文章尤備

當今采擇如周易孔義序春秋三傳合鈔訂補大全諸

書闡明性學直追濂雒淵源廷對萬言策擬上崇祀

真儒治安四要等疏披露忠忱上佐

建祠錄

五

廟堂石畫不特頒諸黌序可勵士風所宜獻諸

彤庭少禋

聖治者也近蒙

撫院
學院

兩憲重道崇儒表揚忠孝通邑紳

士秦誼斌嚴諱繩孫等將追獎真儒等事耆民劉臣

馬壁等將碩德久著鄉評等事各具呈在案奉縣覆

查身等遵查無異合亟覆明爲此據實具覆須至覆

者

康熙貳拾肆年拾壹月

日俱押

親族高陽生秦松岱華長發華方苞等具

呈爲奇節共萃一門盛典允宜竝舉遵查具覆公
詳 憲

題旌事竊惟忠臣許國如孝子慕親故采薇首陽無異
歷山號泣而志士成仁類貞姬守節故懷沙湘水何
殊江上忘符是皆星嶽降靈亦本山川毓秀錫邑九
龍山麓向有孝子節婦二祠一祀華孝子寶旌於齊
建元一祀華節婦陳氏旌於元至正丈夫冠以父命
孝子六齡背父沒齒而奉遺言女子從一而終節婦
十八移天忍死以全大義同垂青史並勒彙章惟孝

建祠錄

六

節先後一揆斯秩祀春秋並舉嗣是綿綿似續不乏
濟濟英賢然未有至行性成完節天付如裔孫故銓
部公諱允誠者績著先朝殫移孝作忠之烈時逢華
命守女貞不字之爻兩鬢全歸地下似孝子卍角略
身一朝授首軍前同節母投釵見志至孝待純忠
茂冰心映碧血雙清真千載之美談尤一門之盛事
但孝節各有專祠歲時蒸嘗無曠而銓部僅私列道
南之俎豆未顯膺

朝典之追崇是以通邑紳士秦諱鉞等耆老劉臣等各戶

建縣現奉牒查身等均係戚屬遵查覆明伏叩師
牒縣通轉飭建專祠庶勒石山阿永壯九龍之色
芳史策匪惟一姓之榮爲此連名上覆

康熙貳拾肆年拾壹月 日俱押

無錫縣儒學廩增附生員丁紹美胡宸楓童長
等今于

與執結爲追獎真儒等事實結得
本縣已故原任吏部驗封司員外郎華諱允誠忠
大節理學真儒相應

建祠錄 七

題請崇祀中間不致扶捏所結是實

康熙貳拾肆年拾壹月 日 押

無錫縣延祥鄉三十九都一圖里隣巖文楊祥領
等今于

與執結爲追獎真儒等事遵查得

本縣已故原任吏部驗封司員外郎華諱允誠邃養
醇功清標亮節生則全倫盡性死爲取義成仁相
題請崇祀中間不扶捏所結是實

康熙貳拾肆年拾壹月 日 押

江南常州府無錫縣儒學 今于

與執結爲追獎真儒等事實結得

本縣已故原任吏部驗封司員外郎華諱允誠忠孝
大節理學真儒相應

題請崇祀中間開寫明白不致扶捏所結是實

康熙貳拾肆年拾貳月 日署教諭事舉人任文燁

訓導 方將

江南常州府無錫縣 今于

與執結爲追獎真儒等事實結得

建祠錄 八

本縣已故原任吏部驗封司員外郎華諱允誠忠孝
大節理學真儒相應

題請崇祀中間開寫明白不致扶捏所結是實

康熙貳拾肆年拾貳月 日知縣徐永言

縣丞余司韜

主簿劉 鼎

典史白 鼎珍

無錫縣儒學查取本宦事實開後

一本宦係天啓壬戌科進士天啓四年除授工部都

水清吏司主事時值逆關魏忠賢亂政本宦在任甫及四月乞假歸里

一本宦于崇禎二年補營繕司主事到部陞員外郎奉旨督琉璃廠躬較出納遴選工料陶埴精良減省經費銀數萬兩給脩京城寫塚及城外遞舖又代前官償逋七千有奇餘悉封貯司署

一本宦於崇禎三年奉旨分守德勝門稱職頒賞銀貳拾兩加俸一年

一本宦於崇禎四年陞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協贊郎

建祠錄 九

中事禁公私饋問內之城隍營操外之都司衛所無敢投金司署南御史韓疏薦本宦爲天下清官第一

一本宦於崇禎五年上母老乞休疏不允遂上直陳

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疏內稱次輔冢臣朋比爲奸奉

旨邊警方殷華允誠協贊職方於本等軍務不思幹

辦乃出位逞臆妄議朝政且牽詆不倫是何主意有

誰唆誘着回將話來隨上遵旨回話疏內有督撫推

舉非人軍功冒濫恩蔭及閣臣票擬雷同一手握定

機關等語奉旨次輔純忠亮節中外共知朕素鑒信

華允誠妄訾銓政信口牽詆好生恣肆本內票擬雷
同握定機關等語有何指據從何得知着再回將話
來隨上遵旨再行回話疏內稱皇上深居九重欲不
聞閣部之過甚易欲不阻芻蕘之言甚難欲閣部挾
重權而營私甚易欲閣部惕清議而奉公甚難政本
繫重封疆事鉅等語奉旨姑着罰俸半年

一本宦於崇禎五年十一月上思親成疾乞歸終養
疏稱母年七十有五衰病日侵離家將及四年溫清
久曠奉旨回籍

建祠錄

十

一本宦年十六歲喪父贈奉直大夫二菴公居喪盡
禮事母封太宜人秦氏曲盡孝養旣告歸杜門謝客
日夕不離母側崇禎七年母病心痛欲絕伏禱於天
祈以身代跪榻前以氣噓母良久復甦母壽至八十
有三愛慕始終如一

一本宦事伯兄孝廉燕超公仲兄貢士龍超公並嚴
敬如父師家書必稱百拜讓爨屋讓臥室讓贍出伯
兄先卒哀悼如子仲兄白首怡怡無間

一本宦於始祖南齊孝子祠宋元祖墓俱脩葺守護

又建鷺湖始遷祖祠就祠聚族講學設祭山著議刻石

一本宦於居鄉日清理役田倡行甲兌以救貧里舉同善會以贍貧族崇禎十四年大旱米價湧貴饑民洵洵首倡捐米減價平糶賑饑弭亂全活一方

一本宦師事高忠憲公嘗從講京師首善書院淮陽王心齋祠寶應范文正公祠本邑東林書院天啓四年同舟北上傳授性學有天成道器之目忠憲止水時遺書訣別屬以後死絕學之系載本宦手輯忠憲

建祠錄 七

年譜

一本宦著述有萬言策母老乞休疏直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疏遵旨回話疏遵旨再行回話疏思親成疾乞歸終養疏擬上崇祀真儒疏擬上治安四要疏周易孔義序管見象抄合纂四書大全叅補春秋三傳合刪高忠憲先生年譜重輯華氏家乘甲兌議祭田議訓子說次友韻詩志感詩贈族侄詩絕命詩

一本宦列傳係太史汪諱琬撰墓志銘係孝廉徐諱枋撰年譜係本宦嫡孫己未進士諱王澄輯

無錫縣儒學

方

看得故華宦諱允誠性成忠孝

學究天人賀文忠契神語闡中國士知由帝賚高忠
憲得英材門下道器許自天成三公不易其介當官
潔比素絲五十而慕吾親歸養懽承綵袖三請上方
斬佞瀝持裾補牘之誠一朝下殉攀髯完疾風勁草
之節是謂成仁取義可稱生受全歸爰請特疏之入
告敢希時祀之先頒

無錫縣知縣徐

看得故華宦諱允誠清修雅操

邃養醇功受易學於啓新錢子言言默識心融得師

建祠錄

七

承于忠憲高公事事躬行實踐廷對萬言早決理欲
天人之界直陳三疏悉本正心誠意之謨却工曹羨
鎚以繕城工實心行實政禁武弁苞苴以肅戎務有
守乃有爲奉簡書而盡瘁行間劾王臣謇謇告終養
而承歡膝下深孺慕依依可以仕可以止時措咸宜
不能屈不能移仁者有勇光霽襟懷恬淡聲華之表
冰霜素志從容鼎鑊之場惟生順而死安斯義盡而
仁至汪太史家傳千言間可登之國史士民公評一

口允稱協彼輿情宜在具

題請

卹之列俾邀易名建祠之榮用植倫常以彰激勸者也
康熙貳拾肆年拾貳月 日詳蒙

本府正堂祖 批

仰候 各憲批示行繳

分守江南江鎮常道布政司叅議劉 批

據詳故華宦忠孝難泯廉節可風仰常州府查例議

奪仍候

撫學兩院憲批示繳

署布政使司事江南蘇松常鎮督糧道按察司副使劉

批

建祠錄

三

據詳故華宦忠孝理學請

題崇祀仰常州府再加查明詳奪仍候

撫學兩院憲批

示繳

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湯 批

據詳故宦華公諱允誠性成忠孝學究天人剛正不

阿難進易退在朝在野皆窮理盡性之年不屈不移

見體受歸全之義公論久定建祠允宜仰縣遵照仍

候 學院批示繳

提督江南通省學政翰林院侍講李 批

故華宦人品理學久經推重但請

卹建祠事關具

題難以率仰再加確勘仍候 撫院批示繳

無錫縣知縣徐 覆查得故華宦性理窮極于生

前節義獨全于身後紹先賢之正統宜膺俎豆春秋

得理學之真傳應受几筵報享既奉 撫憲俞允相

應報明請示遵行

建祠錄 一四

康熙貳拾伍年肆月

日申蒙

學院李 批

故宦華公既奉 撫院批准建祠仰遵照舉行表揚

真儒用示矜式繳

